

牧靈札記

三個主日不在休士頓糖城與恩浸人一同敬拜主，卻分別在馬來西亞芙蓉浸信教會、關丹佳音浸信教會和在新加坡紫荊浸信教會等弟兄姊妹一同敬拜、分享主的話，心靈喜樂！

今主日清晨回到恩典華浸，尤其得母會許可使用三樓的場地，更見寬闊，以便我們可以邀請更多朋友與我們一同敬拜、服侍主，這是何等的恩典。來！我們大家一齊加油！

日前前接獲我的退休同工轉給我以下一篇文章，叫我看了，流下眼淚，決定與恩浸人分享：

「在紐約這種大城市，開計程車肯定充滿許多有趣或奇怪的經驗。在熱鬧喧囂的「不夜城」裡，黃色計程車將乘客從這個地方載到那個地方，面對形形色色的人和各式各樣的要求。一名紐約的計程車司機，某日就接到一通奇怪的乘客叫車，計程車司機按了喇叭卻沒有人出現，於是他上前按了門鈴，這次的經驗讓他印象深刻、感慨許久，於是在網路上匿名分享這個經驗：

「我接到電話，要前往一個地址載客。到達地點後，我按了按喇叭，但沒有人出來。我打了電話，但電話沒有通，我開始有點不耐煩。這是我下午準備接的最後一單，很快就要到休息時間了。我幾乎已經放棄、準備直接開走。但最後想了想，還是留了下來。我等了一會，下車按了門鈴。不久後，我聽到一個蒼老、虛弱的聲音說：『請等一下』

我在門口等了一陣，大門才慢慢打開。我看見一個嬌小的老太太站在那裡，我猜她至少九十歲了。她手上拿著一個小行李箱。我向內瞄了一眼，驚訝地發現公寓內的景象。那裡看起來簡直像沒人居住，所有傢俱都蓋上了布，四面牆光禿禿的，沒有時鐘、沒有裝飾、沒有照片或畫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只看到角落堆了一個箱子，裡面都是老照片和紀念品。

「年輕人，可以麻煩你幫我把行李箱拿上車嗎？」老太太說。我將行李放進後車廂後，然後回來扶著她的手臂，帶她慢慢下樓走向車子。她感謝我的幫忙。「應該的」我說「我對乘客都像對我自己的媽媽一樣」，老太太笑了，「噢，你真的很棒」她說。她坐進車內，給了我一張地址，並要求我不要走市中心的路。「但那樣就無法走捷徑了，我們會一直繞道」我向她說。「沒關係，我不趕時間」她回答「我要去的是安寧療養院」。

她的話讓我有些吃驚。「安寧療養院不就是老人等死的地方嗎？」我心裡想。「我沒什麼親人，」老太太繼續「醫生說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」那一瞬間，我決定關上里程表。「所以我應該怎麼走？」我問道。結果，

接下來的兩個小時，我們都在城市近郊穿梭。在車上，她指給我看她曾做過櫃檯的飯店。我們經過許多不同的地方，她和丈夫早年住過的房子，還有一個她年輕時曾去的舞廳。

經過某些街道時，她也會請我開慢點，好奇地從窗戶內張望，什麼話都沒有說。我們幾乎繞了整個下午和傍晚，直到老太太終於說：「我累了，我們前注目的地吧」。在開往療養院的路上，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。安寧療養院比我想像的還小。抵達後，有兩名護士出來迎接我們。她們拿來一張輪椅，我則搬著老太太的行李。「所以這趟車總共多少錢？」她一邊問，一邊翻找著手提包。

「不用錢」我回答。「但你要養家」老太太說。「還會有其他乘客的。」我笑著對她說。我幾乎來不及思考，就給了她一個擁抱。她緊緊抱住我，「你讓一個人生幾乎走到最後幾步路的老人，感到十分幸福，謝謝你」她紅著眼眶說道。我和她握了手道別。回程路上，我發現自己在市中心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。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、也提不起載客的精神。我一直思考，如果當初我沒等到她？如果那時我找不到人，就直接開走了，她該怎麼辦？

現在當我回想起那一天，我仍然相信我做了重要且正確的決定。我們的生活中，總是不停地被忙碌轟炸。我們得做更「重要」的事，更快、更有效率。但這位老太太，讓我真正體認到了那安靜、有意義的片刻。同時也讓我感傷，人生最後旅程的那種孤獨和悵然。我們都必須花時間與自己相處，享受我們的人生。我們都應該在急忙按喇叭前，更有耐心地等待。然後，或許我們才會看到，真正重要的事情。」

恩浸人啊，可否許可我建議，在你每天、每個禮拜的忙碌生活程序中，可否停一停，留意、關心你身邊的一些不被重視的人，成為他/她的天使呢？

梁德舜牧師